

流年记

随舞熵增

明媚

一只鸟
又一只鸟

刘志坚

—

忙碌了一个星期,周末终于可以放松一下。晚上,你出去逛了逛,各种小吃来了一圈,看个电影刷个剧,不知不觉已到半夜。

第二天,你顶着鸡窝脑袋醒来,睁开惺忪的睡眼,发现日头早就上了三竿。迷迷糊糊地看向镜中,油腻腻的脸泛着光,两个大肿眼泡子很有青蛙的势样,却没有青蛙的精气神。消息的精神带不动慵懒的四肢。浑浊的眼神、浑浊的口气、浑浊的腹欲,放纵后的巨大空虚让你有种坠落感。

春节、清明节、劳动节,又逢朋友结婚、孩子百岁、老人寿辰,接连多少日,你东奔西走,忙着亲人团聚、同学聚首、好友相会,忙着推杯换盏、饕餮宴饮。你的脑袋越来越沉重,肚子越来越鼓胀,腿脚越来越无力,你对“脑肥肠圆”一词理解得越来越深刻。

低头弯腰,又擦又抹,洗洗涮涮,忙活半天,房间终于变得整洁光亮。你扶着酸疼的腰,露出舒心的笑。你捧起水杯,坐上秋千架。阳光暖暖地照着你的胳膊,微风轻轻拂过你的脸庞,蔷薇、石竹、芍药用香味儿拥抱你。你微闭双眼。

再次走进房间,你呆愣原地。刚刚清空的书桌上,横七竖八堆满了玩具、书本;一只旱冰鞋倒在楼梯口,另一只立在卧室门边;滑板车的头扭转着朝向卧室,车尾冲着书房,不知该何去何从;床上,被子、枕头歪七扭八叠摞在一起,泰迪熊坐在最顶上,头上还被扣了个生日帽;门口的鞋东一只西一只;一股子臭味儿顶进脑门,你转头逡巡,看到一只男袜躺在椅子腿边,想把自己藏起来;暖壶不盖盖儿,水滴得满茶台都是,柜子门不关,抹布脏兮兮地挂在水龙头上……

生气、愤怒、抓狂,还有无力,你再也打不起精神去收拾。

二

你想起熵,还有熵增。1865年,名叫克劳修斯的德国科学家创造了“熵”,用它表示孤立系统的混乱程度,并且利用反证法证明了熵是一直增加的。也就是说,不论是一个人,一个家,还是一个宇宙,总的趋势都是越来越乱,越来越无序,而且永远不可逆,这就是著名的熵增定律,大名鼎鼎的第二热力学定律。

你清楚地知道,作为宇宙的基本定律,熵增定律不仅有着强大的显性影响力,物质世界的一切都逃不过它的掌控,而且有着强大的隐性影响力,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在它的影响阈值内。你,还有很多人,越来越经常感觉到,不只久远的记忆,就算是新鲜的记忆很快也会变得模糊,不论对什么都越来越提不

起兴趣,哪怕对最钟爱的事情你都明显察觉到往日如火的热情在消退。你的意志不再那么坚定,学会了自我说服:人生苦短,何必较真,和光同尘、及时行乐,适当躺平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知识摄取越来越少,能量摄入越来越多,身材走样、健康下滑、意志消沉、梦想背弃,都是精神世界的熵增表现。常常挂在口头的“物是人非”,更是你对时间带来的无序化力量的深刻感受。当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时,所有有效能量已全部转化为热能,而所有物质的温度均达到热平衡,再也不会会有任何维持运动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,宇宙将会陷入热寂。

热寂是个物理学名词,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死亡沉寂。你试图想象陷入死亡沉寂的宇宙:没有创生之柱、没有武隆长城、没有银河系,没有太阳、没有月亮、没有星星;没有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,无论山川河流、花草虫鱼、风霜雨雪还是人;没有光芒、黑以及无尽的黑;没有声音、静,死寂的静……你打了个寒战,那肯定比陷入沉睡魔咒的城堡要可怕。恐惧。绝望。有人将熵增定律称为最令人绝望的定律,没有之一。

难道只能如此,任己沉沦,堕入深渊,不能自救?生命的自尊让你心有不甘。你想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,你不想任人摆布,不想做提线木偶、行尸走肉,也不想做满腹牢骚,时常头顶冒烟、口中喷火的“火龙”“怨妇”。你决定对抗熵增。

熵增定律不是说,在封闭系统内,世界将自然而然走向衰败和死亡吗?打破封闭系统,变成开放系统,不就行啦?打扫房间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,是全家人的事儿。幸福需要共建,你大包大揽本身就不对。

三

“谁的袜子在捉迷藏啊?它不知道自己很臭,暴露了它的位置吗?”我盯着椅子腿那只臭袜子说。

“哪里?哪里?”小儿子雀跃地从他卧室跑出来,捉迷藏是他最爱玩的游戏,谁的臭袜子他也很关心,“哈哈,是爸爸的!爸爸,你的臭袜子!”

“是吗?是我的吗?”歪在卧室床头刷手机的爱人懒洋洋地起来,懒洋洋地走出卧室,懒洋洋地弯腰捡起袜子。

你指了指开着的柜子门,爱人默默关上。你用眼睛瞄了瞄敞口的暖壶,爱人捏起暖壶盖儿盖上。你握手成拳,假装握了个话筒,递到爱人嘴边:“采访采访你,为什么人家这个杯子盖儿有个专门的缺口,正好对着勺子把儿,你却从来

不对准呢?”

“哈哈,爸爸羞,爸爸羞,对不准。”儿子大声嘲笑,爱人咧嘴笑笑不说话,把杯盖儿旋转,让缺口对准勺子把儿。

“这么脏的抹布,挂在这里,不难看吗?”你继续采访。爱人拽下水龙头上挂着的脏抹布,说着“我寻思一会儿再洗”进了卫生间。

“爸爸是个大懒猫!还一会儿洗,你都躺了多少个一会儿了。”儿子的小嘴不停歇。

“哎哎,光说我,看看你来:这是什么!这是什么!这又是什么!”爱人快速点指滑板车、旱冰鞋,和书桌上的那一大堆,“还有床上,你整个‘大王座’,我都没地方了,挂在床边多难受。”爱人不甘示弱,挑起儿子来。

“看谁收拾得快。”儿子动作飞速,爱人钻进卫生间,你靠在儿子“大王座”上,看着泰迪熊笑。

你决定了,以后每个周全家人一起打扫房间,一起做顿饭,一起出去玩,一起看电影,还要一起学习。就在书房里,围坐书桌旁,或写作业,或做手工,或看书。各人看各人的书,或者一起看某本书,还要说说心得体会。想说就说,不想说就不说,不做任务要求。一起建立反熵增体系,不让混乱扩散,齐心维持秩序,持续汲取知识,摄入新能量,增强生命力,保持上升气。

你想了想,除了看书写作业,还可以聊天。各自说说近来好玩的事情,心里的感受,脑子里的想法,讲个故事,明天想干什么,后天、下个星期、下个月、明年以及将来想做什么。儿子说说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你和爱人说说小时候的愿望是否实现了,还差多少,是否成为了想成为的人。

你决定每天,至少每周给自己留出一点儿独处的时间,看看书,写写字,码码文,哪怕看着大海、层云发发呆,游思骋怀,哪怕每天只有十五分钟,每周只有小半天。淘出碌碌浊气,抖落浑身沙尘,做几次深呼吸,给身心做个清新SPA,让大脑从高速喧嚣中抽离,恢复有效思考,保证认知提高,维持思维清晰,然后就可以负熵而生。

你当然知道,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,更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,而是旷日持久的过程,需要你一直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和向上向远的精神状态。你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园丁,勤劳又自律,不仅会时常修理园中杂草,不让她丛生漫长,还会常给花木施肥浇水捉虫剪枝,爱护已有的花木,种下新的花木。你相信你的小花园会越来越阔大,越来越芬芳,越来越美丽。

鸟在山林鱼在渊。出没于山林、庄稼地、晒谷场的鸟,羽毛上沾着露水、泥点儿,浑身透着一股不羁的山野气。

那年,我跟祖母牵着毛驴往山里送粪。刚转过好汉坡,头顶忽然炸开一串银铃似的啼叫——是云雀!它从返青的麦田里直蹿上云天,翅尖抖落的露水,在晨光里划出细碎的虹影。祖母笑了:“咱们惊着它了,它正在地里抱窝呢!”我跑进麦田仔细寻找,果然发现了四颗小小的蛋,正要捧起,祖母喝道:“别碰!沾了生人味,雀妈妈就不要了……”

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前行。洋槐树刚抽出嫩芽,一对斑鸠在高高的树杈间搭窝,一只衔来细枝,另一只歪着脑袋调整角度,翅膀偶尔扫落几片树叶,正掉在我张开的手心里。它们“咕咕咕”的叫声带着潮湿的回音,像是嘴里含着一块没化的冰糖。

真正让人呼吸一滞的是戴胜鸟。那天黄昏,我随祖父拾柴回家,忽然被一股烂腌菜的酸腐味呛住。四下打量发现,一只金黑羽冠的鸟正从树洞里探出头来。见了人,先是发出“哇”的短促沙哑的类似叹气的声音,然后迅疾地“咕咕咕”了三声,随即没入了山林。

“是戴胜鸟,也叫臭咕咕!”祖父倒退两步,指着树干和树下白色的粪斑,道,“这货占着树洞抱窝,能把野狸、长虫熏跑。”我凑到近前,臭味混着树浆的苦气直冲脑门。后来,我常见它在山坡坟地出没,花冠子随着刨食的动作一抖一抖的。

最牵肠挂肚的是杜鹃。祖父说,杜鹃叫起来是“布谷、布谷”的,老百姓都叫它“布谷鸟”。清明过后,它的声音便从山梁上传来,先是隐隐约约,像是从云隙里漏下来的,渐渐变得清晰,一声接一声,似在催着人们下田。有年春旱,祖父蹲在龟裂的田地里抽烟,布谷鸟就在头顶叫个不停。他突然把烟袋往地上一磕:“你叫破嗓子也没用!不下雨,只能干着急!”说来也奇怪,第二天夜里就落了透雨,抢种的庄稼苗儿眼看着往上蹿。

五月的山是活的。云雀在天上画弧线,斑鸠在窝里孵蛋,戴胜躲在树洞里偷瞄,杜鹃在更高的山尖上巡望。有回我跟着小姑去采洋槐花,走到背阴的石崖下,忽然听见头顶“扑棱棱”一阵响动,抬头看见一只杜鹃正追着斑鸠飞。小姑悄悄说:“这是布谷鸟偷懒呢,把蛋下在斑鸠窝里,让人家替它养崽儿。”后来,我特意去斑鸠巢观察,果然看见窝里多了一枚灰蓝色的蛋,比斑鸠蛋大上一圈,可母斑鸠照样把翅膀张成小伞,护着窝里的宝贝。

前些日子回乡小住,听见各色鸟鸣在山林间恣肆流淌。沉醉之余,我忽然明白,这些鸟鸣早已渗进山里人的骨头缝——斑鸠的啼鸣是山野的日常,戴胜的怪叫是林子的秘语,云雀的欢唱是天上的童谣,而杜鹃的“布谷”,从来不是催促,而是与这片土地千年不散的约定。

回城后,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,山风掠过树梢,惊起鸟影纷飞——云雀、斑鸠、戴胜、杜鹃,还有燕子、喜鹊、麻雀……一只鸟、又一只鸟,一群鸟、又一群鸟,扑棱棱地飞。